

心扉為你開

◎ 冷玥

此時，站在房門兩邊朝內偷探頭的宋美慧和宋美黎，看到黃麗玉似乎作勢欲打宋迦南，兩姊妹立刻過來，雙雙擋在黃麗玉面前。

「乾媽，不要打哥哥。」宋美慧說。
「要打，打我們好了。乾媽，你不要打哥哥。」宋美黎說。

黃麗玉看著一雙乾女兒氣笑不得。生氣握緊拳頭祇是習慣，她怎麼捨得打宋迦南？今天有這麼乖懂事的乾兒子、女兒，身為長兄的他功不可沒。

黃麗玉放下拳頭冷哼一聲，丟下一句：「等你回家，我再來和你算這筆帳！」

語畢，轉身加重腳步出去。雖是怒氣未消，但仍步伐沉穩優雅。

宋美慧靠近床邊，悄聲要宋迦南安心：「哥哥，你放心。我會去向乾媽多撒嬌，要她不要生你的氣。」

宋美黎也湊過頭來。「哥哥，你放心，我們會代你向乾媽求情的。」話落，拉著姊姊快步追上去。

待她們離開後，葉怡馨過去把門關上，

呼出一口大氣，想來黃麗玉的社會地位應該不低吧！瞧她發飆時的氣勢，不遑多讓鬚眉半分，回到床邊見他額角都已沁出細細的汗珠，抬手輕輕替他拭去。

這會，宋迦南想起剛才的事，俊面輕泛起一抹緋紅。「對不起，剛才失態了。因為，乾媽從未對我發過那麼大的脾氣。」

「你們有誰招惹過她生氣嗎？」
「啓明以前常常惹她生氣而遭挨罵。」
宋迦南垂下頭低語：「現在我是第二個。」

葉怡馨聞言，忍俊不禁輕笑起來。想到他回家後還有一頓罵，有點心疼，又覺得他是該被罵。笑過一陣後，想起一件事就問：「你乾媽經營什麼事業？」

宋迦南看了她一眼，才緩聲道出黃麗玉驚人的成就：「乾媽是一個跨國企業的總裁，所以她在國內的時間不太多。」

葉怡馨愣愣地看著他，原來在他們樸實平靜的生活下所掩蓋的是個令人咋舌的背景。

「可是，你們住的房子那麼普通，還有

你們的職業？」
宋迦南淺淺地微笑。「那是乾媽對我們的一片心意。她不想我們平靜的生活受干擾，所以她在國內的時間沒有跟我們住在一塊，祇有週末、週日才過來住一、兩天，做親情交流；至於職業，她說人各有志不想局限我們的自由，祇有啟政必須聽從她的安排。」

「乾媽以前曾說過，祇要我喜歡，她可以蓋一座海洋生物館給我，也說可以打造一艘研究船給我，後來覺得太危險了，取消研究船的事；另外允諾祇要她做得到，不管我要什麼，她都給我。」

葉怡馨想起黃麗玉曾說要彌補他的事，滿心好奇地問：「弟妹也有這種待遇嗎？」

宋迦南搖頭。「沒有，祇有我而已。」葉怡馨祇是看著他。如果他想要的話，無疑是要風得風、要雨得雨了。

「弟妹不會嫉妒你嗎？」
宋迦南看了她一眼，露出靦腆的笑容。「不會。小慧曾說過……哥哥那種無慾無求的個性，絕不會有什麼獅子大開口的事。」

葉怡馨輕笑幾聲。「她可真瞭解你。」

宋迦南看著她，雙唇微動似乎想說什麼，但話到嘴邊，又忍了回去。

葉怡馨看他欲言又止的模樣，柔聲輕問：「你想對我說什麼盡量說，沒關係。」宋迦南輕吸一口氣，才說出心裡的話：「你會不會覺得這種個性的我，太缺乏雄心壯志了？」

「怎麼會？」葉怡馨一手輕搭他肩頭，唇邊綻開如花般嬌嫩的微笑。「你不是生物學家嗎？假如你沒有中斷學業的話，現在應該是個學者吧！我不認為一個學者應該把心思放在雄心壯志上。不諱言地，我當初會對你一見傾心，是被你那溫文爾雅、文質彬彬的學者氣質所吸引。」（七十一）

金田一耕助面無表情地念完這封信後，便默默把信箋裝回信封內，然後將信封交還給橘署長。

「你在佐清身上找到這封信嗎？」

「嗯，他放在上衣的口袋裡。」

「署長，如果佐清打算自殺，為什麼不痛痛快快地開槍自盡，而要與警方對抗呢？」

橘署長皺著眉頭，不解地說：

「金田一先生，難道你認為佐清其實並不打算自殺？可是昨天你也在場，你應該知道當時多虧我手下一名刑警開槍射中佐清的右手肘，否則他早就自殺了。」

「不，署長，你誤會我的意思了。我相信佐清的確打算要自殺，但是他希望他的死，能吸引大家的注意力，因為大家越是注意這件事，就越能增加這份自白書的可信度。」

金田一耕助停頓了一會兒，又繼續說道：

「其實，昨天佐清絲毫沒有和警方抵抗的意思，他祇是故意裝個樣子罷了，署長，難道你沒有發現，佐清的槍口始終沒有瞄準警方，他總是把槍口瞄準雪嗎？」

「聽你這麼一說，我倒想起來了，嗯，似乎有些不可思議……」

「這就對了！」

金田一耕助一高興，又開始亂抓頭了。

「署長，這件事請務必記清楚哦！因為將來在審判罪行的時候，這一點會對他很有利。」

橘署長這會兒又露出一副茫然不解的表情，不過金田一耕助實在無暇多作說明，祇能急急再問：

「署長，佐清在接受審訊過程中，有沒有詳細描述自己是如何犯案的？」

「沒有。」

橘署長搖搖頭，一臉苦澀地說：

「這個人的口風非常緊，他祇是一再說明所有命案都是自己做的，而且這些事跟任何人無關，除此之外，他便什麼也不肯多說了。」

「這樣啊！但是，佐清……」

金田一耕助這時笑容可掬地轉向從剛才便一直默默低著頭的佐清。

他的五官的確長得和橡皮面具上的五官十分相似，唯一不同的是，那張面具毫無任何生氣，而眼前這位佐清的臉上，不但有血色，還不時浮現出悲哀的神情。

或許是因為他曾經去南方從軍的關係，所以皮膚略顯黝黑，整個人也比較皮面憔悴許多。

然而，儘管如此，他的外表還是十分光鮮，不但沒有蓄鬍子，而且看起來像才理過頭髮。

金田一耕助一臉興奮地望著佐清說：（一二）



● 橫溝正史

病毒

蔡駿

現在我終於明白了，這些天來，我所見到的香香，或者說是ROSE，其實，就是皇后。由於李紅旗所幹的那件罪惡的事，她的頭顱是香香的，而身體是她自己的。我知道除了葉蕭，沒有人會相信這件事的，就連我也希望這祇是一個夢，但是，這些天來所發生的一切，卻太真實了。我們一直在苦苦地尋找「她」，卻沒想到，其實從一開始，她就在我身邊，對我微笑著，讓我想入非非，讓我——我想到了那天晚上在她租的房間裡發生的事情，天哪，我幹了些什麼，我以為那是香香，香香的身體，我以為，我終於得到了香香和她的身體，其實，香香的身體早已經化做了骨灰。事實上，我所得到的，竟然是皇后的身體！我早就應該想到了一那晚當她的身體一覽無餘地呈現在我面前時，我見到她腹部那道粉紅色的淡淡的傷痕其實就是當年盜墓賊剖開她肚子所留下的，當時愚蠢的我居然沒有想到這一點！我不敢再想下去了，但願這祇是惡夢，我突然全身發冷，我幹了些什麼啊？她，她已經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經埋入墳墓中，而碰過她的人，幾乎全都死了，現在，我卻完全全地，從裡到外地，得到了她。我算是什麼？皇后的情人？也許這種不可思議情節在小說裡是非常浪漫的事情，但是，現在對於我來說，卻無疑讓我墜落進恐懼的深淵。

也許我會像那些碰過她的人一樣？死亡離我很近了。

我很害怕。

現在是下午，葉蕭的電話來了，我和他在外面會了面，葉蕭說：「我今天又重新查過黃東海的戶籍資料了，現在的關鍵就是他，祇有他和李紅旗兩人活了下來，李紅旗帶走了皇后的身體，黃東海帶走了皇后的頭。那句「還我頭來」毫無疑問就是指黃東海所帶走的她的人頭。」

「對，找到皇后失去的的人頭，也許就是唯一的機會。」我覺得我現在就像一個即將淹死的人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一樣。

「現在我們去黃東海的家裡去看看，他家一直都沒有搬。我聽說有許多在戶籍上失蹤註銷的人其實還是跟家裡存在某種聯繫的，也許我們可以去碰碰運氣。」

我們趕到了關北的一個工業區裡的居民小區，四週都是灰暗的空氣，令人的情緒也變成了灰色。我們踏上一棟青色居民樓那骯髒的樓梯，敲開了四樓的一戶人家的門。

家裡祇有一對七八十歲的老人，家裡很簡單，什麼都沒有。

「請問你們是黃東海的父母嗎？」

「你們是哪兒的？」

葉蕭說：「我是公安局的。」

「公安局的？難道我們家東海有消息了？同志，是不是？」老人一把緊緊抓住葉蕭的手，兩隻有著重重眼袋的眼睛放出渾濁光芒。（九十八）



「他……」湛見弘覺得口乾舌燥。「婷婷，你別告訴我，你不知道這幢大樓中的所有公司都是屬於同一個集團的關係企業。」

「我是不知道呀！」她嘻嘻笑，絲毫不覺得不知道這件事有什麼不對。

唉！讓我死了吧！湛見弘心中在哀號。

「阿弘。」她的腦袋中有了新想法。「我有問題要問你。」

「問吧！」他自己認為應該再沒有任何事可以擊倒他。

一個人和你在同一幢樓工作了大半年，和你同一個屋簷下住了大半年，居然連你啥來歷都可以全然不知，普天下如此沒神經的人當推左婷婷了。

她扯著他的手臂撒嬌問道：「阿弘，照你來說你家公司一定有許多家羅！」一樓一家公司，左婷婷算了至少十五家。

「嗯。」他很沒力氣的虛應一聲。

「你是你老爹的兒子，你老爹家就是你家，你老爹的東西就是你的東西……」她叨叨絮絮個不停。

「講重點，廢話少說，」瞧她在那兒繞口令念個沒完，一定心裡又不知有啥鬼主意。

她很心虛地問：「我想哪！你家公司那麼多，又是那麼多公司的董事，那一定常常參加股東大會羅！」她偷偷的看著湛見弘，見他都沒有反對態度才敢再往下說去。「阿你弘，你家股東大會的禮物不是不是很多？怎麼沒拿來分我？」

她名正言順的質問他，在湛見弘耳中卻是轟隆作響。

天，許他一場好死吧！

什麼狀態，她問的這是什麼鬼問題？

湛見弘從即將昏眩中抓回自己堅強的

意志力。「左婷婷！」他狠狠瞪著她。

左婷婷吐了舌很快溜掉。

他雖然不認為自己有什麼話說錯，但見阿弘那可怕的臉色就先走為妙，免得當炮灰。

哎喲！她在心中想著。男人的更年期提早來羅！

阿弘的更年期來得比他的適婚期早喲！

☆☆☆

湛見弘就在左婷婷歡欣鼓舞的祝賀下出國幹去了。

她祇有短短一星期的空巢期，大好時光不容放棄，她很高興的在第一天一下班買了一大堆的餅乾零食及冰淇淋在院子和Candy分享。

「Candy，這冰淇淋真好吃，是不是？」她意猶未盡的看著Candy的狗碗。

一人一碗冰，人吃的比狗快也是沒辦法的事。Candy相當心滿意足的望著她。

「沒有了，狗不可以吃太多冰。」她又接著拆開餅乾吃。「真好吃。」

Candy彷彿也在說著：好好好好。

「阿弘不在真好，咱們倆怎麼樣都沒人管，真棒。」她突然看著天空想起阿弘對她的諸多管教。

Candy是祇要有的吃，誰都是好主人。

平時阿弘也是它的好主人，這一個好主人換成婷婷它也很高興。（四十七）

金屋藏司

方子衿

歡喜冤家

原著：西湖漁隱主人

二娘恐怕女使張兒，叫道：「三女，快煎起茶來，我來取了。」

二官見他一叫，慌張起來，流水放了。

那老僕名喚張仁，也收了盆碗，下來去到廚下。見了二娘道：「多謝二娘，打擾你。」二娘道：「你老人家辛苦，多吃一杯便好。」張仁說：「多謝，夠了。」乖二進：「樓上床帳完備，好去睡了。」二娘道：「叔叔再吃一杯吃飯罷。」二官道：「多謝嫂嫂，都不用了。」竟自上樓，十分之情洋洋得意而睡了。


張仁也到店中打鋪兒睡著。二娘收拾完了。方上樓去安寢。心下想著：「張二道此人年紀與我相同，做人有趣，慢慢的少不得要嘗他的滋味哩。」吃了些酒，祇好放倒頭兒睡了。

到了五更，小山醒了，二娘也翻一個身道：「你如今有了銀子了，著實留心置貨來掙得大大的一個人家，也待你為妻的快活幾年。」小山道：「就是不去掙，也有三百兩了。有甚麼不快活。」二娘道：「這是別人的，除了本，趁得一百兩，你止得五十兩，難道就是已物了。」小山道：「我已計議定了，還要用著你。」二娘道：「怎麼還要用我？」小山道：「我祇因把你喚他來的，他既來了，怎肯放你！我如今要你依先與他調著，祇不許到手。待等半年之後，那時先約了我知道，你可與他欲合未合之間，我撞見了，聲怒起來。要殺要告，他自然無顏在此。疏疏兒退了這三百兩，豈非已物。」二娘道：「你看他兩個中人都是秀才，怎麼將他下這局面。他怎肯肯了。必然告起狀來。難道好說出此樣話來。勸你還是務本做生意，趁的銀子長久。若這般騙局，恐人不容，還有天理。今年五十歲了，積得個兒子接續宗枝，也是好的。」小山道：「祇是我心上放不下，籌來他要來，看你的，多少得他些，方氣得他過。」二娘道：「我倒有個計策，聽不聽由你。原是你教喚他來的，他自然想著天鵝肉吃。與他在此多則三年，少則兩載，其間事兒也要與他個甜頭兒。那時節尋些事故，不必嚷鬧，待我做好做歹，勸他丟開是善開交。又沒有官司，又不出這醜名，此為上計。小山道：「據你說起來，要與他到手了。」

二娘道：「癡貨，肯不肯由我，你那裡有這般長眼睛。」十分不依，我說趁銀子未動，打發他去罷。我日後決不把名頭出醜的。」

小山道：「且慢些依你。也罷，我如今起去，要同他往杭州發貨去也。」即時下樓梳洗，同了二官，取著銀子，一竟買看貨物。（一一四）

Global Green 長城保險
Great Wall Insurance Agency
314-395-6002



代理衆多保險公司，
我們幫您比價，
尋求最優費率！

Perry Li 李光文
(636) 579 1888

汽車保險 商業保險
房屋保險 健康保險
人壽保險

9666 Olive Blvd., Suite 203, Olivette, MO 63132
Tel: (314)395 6002 Fax: (314)395 0898

聖路易新聞
St. Louis Chinese Journal

廣告、新聞請洽

➡ www.stlouischinesejournal.com
➡ E-mail: ad-slcj@slcjmail.com

Tel:314-991-3747 Fax:314-991-2554